

快乐酒家

快乐酒家

44.57
C1775

加 著

众出版社

- 魂系南郊
- 青龙幻影
- 罪有应得
- 塔屋幻影
- 快乐酒家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通俗系列破案小说，以风趣、幽默的笔触，逼真地绘出了某市刑警大队性格各异、慧眼独具、才气横溢、风采纷呈的侦察员群像。他们既要跟罪犯作斗争，又要巧妙地同左倾思潮的干扰周旋；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痛苦经历，被撤职、开除、清洗、坐牢……，正是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中，在为真理又为生存的拼搏的漩涡里，取得了刑事侦察工作的巨大成就，谱写着一曲曲凯歌，建树着一个一个功勋。翻开书页，你将随着作者的描写步入另一境界，欣赏到：

茫茫郊夜擒罪犯，出鞘青龙斩鬼魂，
快乐酒家唱悲曲，幻影塔屋何处寻？
虽言善恶总有报，锄妖还亏破案人！

目 录

- 一、魂系南郊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“青龙”幻影…… (122)
- 三、罪有应得…………… (242)
- 四、塔屋幻影…………… (313)
- 五、快乐酒家…………… (400)

魂系南郊

冤家相会

“多有打扰，深为不安！”

“不过，你能肯定找的是我吗？”

敲门的人是外贸局的外贸处长，叫洪卫东。他的面孔青白，瘦削，冷眼看很象拔掉毛的白条鸡；迎出来的是主管刑警的公安局副局长，叫韩凤岐。在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上，除了流露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神色外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征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们都是煽动武斗的“笔杆子”，曾共同编过一份影响颇大的派性小报。既会编报，便是文人，自然也都感染上了文人相轻的弊病。他们曾因争强斗胜、互相排挤结了仇，直至见面扭头而过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想不到命运最终还是强行把他们牵到一起来了。

局长室大约二十平方米，天棚上悬吊着礼花式大吊灯，地面上铺着绣有飞天图案的优质地毯，明亮的大玻璃窗下放着一个大写字台，左侧有个书架，里面摆着从来也没看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右边摆着两个虎皮色的单人沙发，这是专门留给客人坐的。这样的办公室，一进来就使人肃然起敬，即使进来满肚子笑话大王，也会变成正人君子。但洪卫东却轻视地撇撇嘴，屁股还没坐到沙发上，便讽刺道：“噢！好气派呀！”

“公安局长嘛！”韩凤岐说，“不过我愿意换个外贸处长当！”

“那你得找我两双尼龙袜子！”说着，洪卫东给自己倒碗水，“书归正传吧。我想通过你，走走后门。”

“哎哟，从我这里可弄不到进口货！”副局长捏着下巴笑了，“难道谁想进监狱吗？”

“你要是肯帮忙的话，此人就在外面等着。”

对方不信会有这种事：“那就是说，你还那么爱开玩笑。”

“但这一回却比神甫还正经！我想，要是随便放一个人困难可能很大，要是押个人，而且被押者又肯配合，恐怕就容易多了！”

他盯着他，一时弄不懂他的意思。

“你认识汪涛吗？”洪卫东问。

“汪大腮帮子？认识，你们是生死之交。”

对方搓着手：“我想请你签个字。先把他押起来，嗯，最好先收审。”

“押人可以，但不知他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不知让他犯个走私罪是否合适？”洪卫东自己拿出一本卷来，指着卷说，“……一十六日吧？此卷表明他已经在十二日下午就被收审了。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就行了。但要马上抓进来，现在他正在门外等着！”

“犯人肯这样配合抓他的人还是没有过的，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把今天的事伪造成十二日呢？”

“是呀，整整提前了十多天，太不象话，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因为他在十三日晚上尾随了两个人，第二天那两

个人便失踪了！现在你们刑警队的徐勃追他追得正紧，如果能证实他在十二日就被收审了，自然他的嫌疑也就能消除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韩凤岐立即想起两天前从臭水沟里捞出的两支胳膊。他挺起腰沉下面孔说：“这就是说你想通过我把‘5·24碎尸案’的凶手保护起来？”

“你总算明白了，我的韩副局长！想想看还有比监狱更避风的吗？”

“您抽烟。”

“不客气！”

他们表面装得若无其事，内里却都在挖空心思，各想拳经。

“您为什么要替他冒这么大的风险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我们是同伙！”

“多么坦率的人！”

“是的，别人都在说谎。”

“但您不会不知道我的职务吧？”

“知道，同时我也知道要是一个人已经犯过罪，再想使双手象玉簪花那样洁白是不可能的！”

韩凤岐冷笑两声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就是说你自以为已经抓住了我的什么把柄，想通过威胁手段使我就范，乖乖地掩护你们的犯罪行为，是这样吧？……过去你曾在背地里讲过我‘生活冷酷，缺乏热情’。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我只是对胜利者表示恭顺。这就是说要想达到目的，得斗得过我才行！”

洪卫东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情，从对方的烟盒里抽出一支

烟，顿了顿点着说道：“我措不出你那么美的词来，只好力图简单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帮了我的忙，日后可共保平安；如果你不帮我的忙，马上就有你的好戏看！”他的声调平静，但使人听起来发悚！

“你这番话听得我心里怪痒痒的，所以我非要问个明白不可，你到底有什么法宝？”

“录音带——特大法宝！至今我还替你保存着三大盘儿！怎么了？你不常喊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，触及人们灵魂的吗？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？”

韩凤岐当然没有忘。在那三盘磁带里记录着当年省市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检查，那些检查都是在几番棍棒“帮助下”录下来的。里面讲了许多违心的话，也能隐隐听出他们痛苦的呻吟声。这些检查本来是准备献给王洪文的，不料“四人帮”在一夜之间就垮了台。当时几个核心人物研究应变措施时，韩凤岐极力主张把三盘磁带保存起来。

洪卫东说道：“当时你说把这些东西保存起来，可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；一旦‘四人帮’缓过劲来可以用它来表忠心；要是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，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时，就放给他们听听。妈的，谁也别想装好人！——这话是你说的吧？”

韩凤岐笑了：“你说得都对，但这些事终归判不了死罪，所以我仍然不愿意同杀人犯们合伙。”

“是啊，说起来都是十年前的事了……那时候你爱人还是个能够撩乱人心的大姑娘呢！我记得她曾把整个‘造反兵团’闹得神魂颠倒……至于她原来的未婚夫是怎么被人从后面开一枪打死的，我也略知一二……”

韩凤岐听到这里才象融化了的蜡烛一样颓了下去。

洪卫东见他脸上的神气消失了，也立即缓和了口气，“人总是要尽可能地挽救自己，不是吗？我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来找你的。”

“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”韩凤岐说道，“把汪涛押进监狱就象蛇吞了石头一样，使我，使我们从此做下消化不良的病根儿。”

“这也是出于无奈嘛！汪涛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，一旦落在徐勃手里，我敢保证，只要审一盘就全都完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这样，免得他们找他的麻烦，避避风再说。实在不行就找个机会把他……”

“那三盘录音带现在哪里？”

“和那箱子抄家物资放在一起了。你还记得那箱子曾闹得满城风雨的抄家物资吗？其实它没有失踪，那么多的财宝失踪了岂不可惜？所以我老早就保存起来了。这也就是‘5·24’一案的起因——死者想带着这些东西——当然也包括那三盘磁带去自首，我就叫汪涛……不是我说得吞吞吐吐，~~后~~果你都知道了！”

“说了半天你还没有把录音带的下落告诉我。”

“这是因为我在替你着想。我想你既是公安局长，就一定忙得很，让这些琐碎事扰乱你的精力是极不应该的！你尽管放心，你我大小也算个干部，只要他们抓不到证据就难以下手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：三盘都是索尼带。开头部分有你的汇报评语，这无疑是在向领导表功，你就这样不好。”

“你们干的案子还有谁知道吗？”韩凤岐仍然在权衡着得失利弊。

“应该用‘我们’这个词！”洪卫东说，“经我反复琢磨，只有祝希哲可能知道一点线索。那箱子抄家物资是他领人搞出来的，他对里边的一块劳来斯表印象很深。他看见有个人戴着这块表时曾盘问过，而这个人后来偏巧就是‘5.24’案件的死者之一。我想，徐勃要是掌握了这个线索，是满可以破案的，不过……”

韩凤岐松口气说：“祝希哲在我们这押着，听说当年打死市委王书记的时候，他也下手了……”

“你就知道这些吗？”

“他的案子归清查办，不归我管，也没细问。”

“确切点说，他是被牵连进去的。”

“恐怕不是被你给牵连进去的吧？”

“我不能这样承认，但你说的是对的。我想你只要审他一下，设法使祝希哲明白：他只要想提出劳来斯表这个线索，也就同时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领人抄家的罪行暴露出来了，只有守口如瓶才算是明智。”

当一个人深深地陷入了犯罪泥潭，情绪是不可能稳定的。韩凤岐也不例外，他按照洪卫东的主意，押起汪涛，审了祝希哲，曾感到一阵刚出浴池样的轻松。但过后一想到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残忍的“5·24”案件时，不免又恐惧得发抖起来。在这起案件上，一开始他就和侦察员们搞得很不愉快。

“5.24”案件

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早九点多钟，两个十多岁的小女

孩沿着臭水沟的东边捞鱼食时，发现一乳白色的“手套”在水面上飘浮着，看着不象常见的手套使用网杆挑了一下。不料竟随着浮起一只胳膊！那“手套”原是脱下来的皮，指甲部分还和血红的手连着。两个孩子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妈呀一声跑开了。

不一会她们领来两位民警，把水中之物指给他们看。这无疑是一起杀人案。一个民警留下来看守现场，另一个飞快地跑回去报案去了。转瞬间看热闹的人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上来，留下的民警不得不划出两条警戒线。

大约十分钟以后，警笛尖叫，红灯闪闪，公安局的现场勘查车飞驰而来。跑在前面的是一辆挂斗摩托，后面跟着一辆吉普，一直开到现场，随即跳下六个人来，他们是：靠造反起家的韩凤岐，那副昂首阔步的样子很象南极冰峰上的企鹅。为了在群众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份，他先把保护现场的民警剋了一顿：“为什么把警戒范围划得这样小？懂不懂保护现场的知识？”接着他便亲自往外推群众，但那些群众好象并不怕他，只是上身往后闪闪，脚却不动地方。李大队长是个能挡住一片光线的大个子，面孔严肃得象个泥像。他平时不爱说废话，有用的话说完一遍也决不再重复，下车后他首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。法医韩超、痕迹技术员杨帆、拍照员闻杰下车就向中心现场扑去。待闻杰把那支断臂在水中的自然形态拍下来后，韩超便戴上橡皮手套把它捞了上来。他们默默地围在一起，一边摆弄着，一边动着脑筋。犯罪手段的残忍、围观群众的拥挤哄闹，都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情绪。最后下车的侦察员是闻杰的爱人，名字叫徐勃。他长着近似方形的大眼睛，睫毛很长，一派庄重的风度。他下车

后,也是集中精力观察环境,后来见大队长顺着沟边向下游走去,自己便向上游走去。干这种事凭着思想上的默契是很重要的。他往上去是想找到投弃尸块的地点,他往下去因为明白沟里决不能只有一只胳膊,但结果都一无所获。回来后大队长指挥说:“打捞,从前面的水泥桥开始!”

他们很快地把随车带来的橡皮船充上气,放进水里。韩超和杨帆穿上橡皮衣坐到船上,用竹竿在沟底探寻着……

围观者越围越多,却都随着橡皮船向下游移动着。由于维持秩序的民警们无能为力,当另一只胳膊又从水里捞出来时,大约十多人被挤到水里去了,使得杨帆他们不得不中断打捞死人,而去忙着捞活人。

当天再没捞到什么。第二天上午也一无所获,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他们才在沟底探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,并随着泛起一些碎布片,分析可能是一个人的躯干。韩超和杨帆直接下到水里去了,四只手卡住那东西的两端,轻轻地往上托起。由于尸体已高度腐烂,一些肋骨随着令人窒息的臭气往上一漂便顺水冲跑了。第三天、第四天仍是一无所获,再往前是暗沟,上面已铺成油漆马路,估计其余的尸块都冲到那里去了。这等于向勘查人员暗示:这个案子提供的线索只有两只胳膊,打捞工作结束吧!

不要脱离现场凭空想象,要见物说话,这是研究现场时必须遵守的原则;不要堵塞言路,要善于启发和诱导侦察员们讲出自己的观点,这是领导者们必须注意的事项,但韩凤岐根本不懂这些,每逢研究案子时他就凭着主观想象瞎讲一通。起初同志们虽然听了不顺耳,但出于礼貌也还频频点头

称是。这就难坏了处在中间地位的李大队长：照着局长的话办吧，显然是错误的；出面纠正吧，又有点那个。于是他便另起炉灶，又提出个一二三四，硬说这就是方才局长的指示要点。韩凤岐明明听出大队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了，但考虑到话都说在理上也只好微笑着点点头，走了。时间长了，大家就没那么多的闲工夫陪他演戏了。每当他开讲时，同志们便打哈欠，剪指甲，或者互相挤眉弄眼。大队长则干脆不声不响地等他讲完走了以后，再重新开始组织大家研究案子。

可是研究“5·24案件”时便有些不同了，一开始几个骨干就同韩凤岐顶得咣咣响。这可就难坏了大队长：说下边吧，下边有理；说上边吧，又犯了抗上的老毛病，只好保持沉默。

“死者是男的女的？”

在研究会上，按惯例先介绍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情况，韩凤岐却劈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法医韩超回答说：“人的胳膊不具备明显的性别特征，在没有来得及采取必要的科学手段时，很难做出确切的结论。目前从这两只手来看，不太秀气，象是男性；但胳膊的皮下脂肪较厚，肌肉不太发达，又具备女人的特征。”

“那么能不能首先在年龄上划个范围呢？”

“难！”韩超说道，“从两只断臂的上端有少许腋毛和骨骼透视照片看，只能说明死者在三十岁以上……”

还没等韩超说完，副局长已嗤笑一声，“那么到底多大岁数呢？一百岁吗？太笼统了！”

这简直不是在领导研究案子，而是在瞎搅。韩超很气

愤，但表现得很坦然，面对大家点燃一支烟。

杨帆为了替他辩解，故意蹲下去捅捅那两只胳膊说道：“已经腐败成这个样子了，答案可能还是有的，不过即使临时抱佛脚恐怕也得给点时间上柱香，因为科学不是诡辩，今天这么说，明天就变了。”

他是韩超的好朋友，大家也都喜欢他，喜欢他那第一流的头脑和深沉的浪漫主义素质。

“从腐败程度看，被害人死多少天了？”

杨帆提到了“腐败”二字，局长便从腐败问起。

“大约十天左右。”韩超接着补充的纯属于为了气他，“但这段臭水沟的两侧排出来的多半是工业用水，含的酸碱量很大，这个因素尚没考虑在内。”

“又是两头堵！”韩凤岐站了起来，“不过硬嘛，啊？男女不清，年纪不清，死亡时间也不清！这案子怎么搞，啊？”

“技术不是万能的！”法医嘟囔说，“你在领着我们批判旧公检法时一直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
副局长装做没听见他的话，逐个望着，想找到个支持者，最后向徐勃说：“你是大案组组长，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徐勃说道：“两条断臂刚刚捞出来，需要给一定的研究时间。照这样追逼下去是容易误事的……好在这个案子由您亲身挂帅，想来并不难破！”

本来不该发出那么响的笑声，无疑是有人故意起哄。韩超趁着这个气氛说道：“目前我能解答的就是这些，如果您觉得还不够劲，也无可奈何！”

副局长沉下脸来，把徐勃、韩超和杨帆等人逐个瞪了一

遍说道：“我承认我低能，不配领导你们，但我喜欢惊天动地的场面，爱和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一起，这就是文革后我来到这的原因。不料我们这里的出类拔萃者不过是狂妄加上愚蠢的混合体而已！”他觉得话说到这里已经够分量了，忙把话拉回来，“当然啦，这个案子给的条件不好也是事实，只有两只胳膊，还缺少一个头颅、一个躯干和两条腿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你在说谁，徐勃？”

“我在说你！”徐勃眯缝着方眼睛望了他一会说道，“因为明明还缺少两个头颅、两个躯干和四条腿嘛！这是小孩子都看得出来的！”

“你！……”

徐勃是个头脑敏捷，经验丰富，意志坚强的骨干侦察员。他的自尊心很强，尤其不喜欢被外行摆弄。说罢他把身子往后一靠，慢腾腾地掏出烟，点着火，吸一口再喷出去，才又对韩凤岐说：“你只要稍加用心，就可以看出这两只断臂都是左臂，而一个人是不能长出两个左臂的！”

由于想当然在做怪，显然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。局长被奚落得满脸通红，闻杰脱口叹道：“老天爷！”

大队长这时才站起来说：“老天爷只有一个，大家都在喊他，我看还是靠自己吧！”

此时韩凤岐只觉得无地自容。刚刚理直气壮地训了别人，自己却立即就被证实是个真正的二百五。他想找几句话掩饰一下窘态，又觉得那样反而更显得软弱无力，于是看看表，声也没吱便走了。

大队长赶紧让大家坐好，组织分析了现场，讨论了案

情，为案件定了性，拟定了侦破方向，最后成立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专案组。组长由徐勃担任，韩超、杨帆从技术上协助徐勃。他还指出，无论是技术员还是侦察员，当务之急都是要各尽所能，确定两个死者是谁。

两天以后，石桥派出所管内的一对情侣，向公安局揭发了汪涛的可疑行为。他们在五月十三日深夜十一点多钟，曾看见汪涛尾随吴天保和李家伦，第二天这二人便失踪了。当时虽然不能据以确定“5·24案件”的两个死者就是这两个人，也不能确定被害者死于五月十三日夜里，但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。徐勃决定亲自追查汪涛的行踪。一查，家属和单位才发现他已经失踪多日了。两天后徐勃查出他已于五月十二日下午被收审了。十二日被收审了，怎么能在十三日夜里又跟踪人？这一点，完全可以否掉。但过了几天他又在汇报会上把这个线索提了出来，要求批准到看守所提审汪涛，核实他入狱的确切时间。因为那对情侣一再坚持他们既没认错人，也没记错日期。

听到这里，韩凤岐捏了一把汗。大队长说道：“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一开始提出来的嫌疑人个个使人欣喜欲狂，最后却个个被否掉，何况这种情况呢？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了，我求求你，赶紧查别的线索去吧！”

这番话出自队长之口，使徐勃不胜惊异，但由于急于查的线索很多，也只好暂时放弃了。

其实在汪涛押进监狱的当天，刘所长便向大队长提出质疑：一、押人时间和批押时间不符。二、走私案由政治部监察科长来办有些蹊跷。大队长意识到这里有鬼，并且直接涉

及到主管刑警的局长韩凤岐，必须慎重对待。于是他再三嘱咐刘所长不要声张，当然也不同意徐勃这样草率从事。

自从洪卫东和韩凤岐会面以后，对韩凤岐来说，形势就象着火一样，扑灭了此处，彼处又冒起烟来。让暴露了马脚的汪涛到拘留所里去避风可谓绝招，通过狱中提审先吓住祝希哲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，但侦察员徐勃要求提审汪涛，核实他人狱的日期这就不好对付了——感谢上帝，多亏大队长把这事给压下了。他刚刚松口气，擦把汗，祝希哲的爱人吴晰却又找上门来了，说是她知道“5·24案件”的凶手是谁。

一块劳来斯手表

祝希哲是洪卫东的同伙，但不是他的嫡系。洪卫东当韩凤岐提到的劳来斯表，是祝希哲在火葬场从一位被打死的宣传部长手上撸下来的。因为其家属已宣布同死者划清界限，拒绝收他的遗物，只好带回总部，放进那箱子抄家物资里。后来武斗达到高潮时，“造反兵团”总部决定把那箱子抄家物资转移到焊得象雀笼子似的武斗据点里去。当汽车到达据点时，三个押送人员指着车头和挡风玻璃上象筛子一样的枪眼说：“箱子被一伙没打旗号的造反派劫去了！”究竟是三个押车人搞的鬼还是真被别的派劫走，当时是难以弄清的。各派大联合后，也没人查究它的下落。

一晃十多年。在悼念毛主席、周总理那些哀乐阵阵、令人心碎的日子里，祝希哲偶然发现那块劳来斯表在李家伦的腕子上出现了！那是一种很少见的表，加上表柄上有一块斑痕，他自然一眼便认出来了，同时他也开始怀疑当年那箱子东